[美] 丽莎·布伦南·乔布斯 ——— 著
吴果锦 ——— 译

小人物

我和父亲乔布斯

A Memoir by
Lisa Brennan-Jobs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小人物

我和父亲乔布斯

Small Fry

[美] 丽莎·布伦南·乔布斯 —— 著
吴果锦 —— 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图书馆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人物：我和父亲乔布斯 /（美）丽莎·布伦南·乔布斯著；吴果锦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6
ISBN 978-7-5596-3141-1

Ⅰ．①小… Ⅱ．①丽… ②吴… Ⅲ．①丽莎·布伦南·乔布斯－自传 Ⅳ．
①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6366 号

Copyright © 2018 by Lisa Brennan-Job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cCormick Literary
th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小人物：我和父亲乔布斯

[美] 丽莎·布伦南·乔布斯 著　吴果锦 译

责任编辑：楼淑敏

特约监制：魏　玲　潘　良　宋美艳

选题策划：林展秋　产品经理：林展秋

特约编辑：张　艳

营销支持：金　颖　李　杨　版权支持：高　蕙　侯瑞雪

装帧设计：郭旭峥 @ 参考线文化 guideswork.co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82 千字　70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印张：23.5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3141-1

定价：6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渔夫丙：老大，我不知道那些鱼在海里是怎么过活的。

渔夫甲：嘿，它们也正像人们在陆地上一样，大的拣着小的吃。那些有钱的吝啬鬼活像一条条鲸鱼，游来游去，翻几个跟头，把那些可怜的小鱼赶得走投无路，到后来就把它们一口吞下。在陆地上，我也听过这一类的鲸鱼，他们不把整个教区、礼拜堂、尖塔、钟楼和一切全都吞下，是绝不肯闭上嘴的。

——莎士比亚《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

把这群乌合之众一下子吸引过来的发起者，就默默无闻地站在风雪之中，这倒真有些奇趣——使人觉得恍如一个幽灵出现在这里。

——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

楔 子

父亲去世前三个月，我开始从他家里偷东西。我赤着脚在他的屋子里转悠，顺手把看中的东西收入囊中——腮红、洁齿剂、两个有缺口的青瓷洗手盅、一瓶指甲油、一双旧漆皮芭蕾舞鞋、四个白里泛黄的旧枕套……

每偷一件东西，我都有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每次我都暗下决心，这是最后一次了。可转眼间，偷父亲东西的欲望就像口渴一般再次萌生……

我小心翼翼地踩过门口吱嘎作响的木地板，蹑手蹑脚地走进父亲的房间。这里本是他的书房，那时他还能在书架前的梯子上攀上爬下，现在这里成了他的卧室。屋里满是书籍、信件、一瓶瓶的药，很多玻璃或木头做成的苹果摆饰，还有奖杯、杂志、一摞摞文件。墙上有几幅川濑巴水[①]的版画，画的是黄昏日落时的庙宇。父亲身边的墙上，映照着一片粉红色的光。

他弓着腿躺在床上，穿着短裤，露出的双腿跟胳膊一样细，像蚂蚱腿一样支在那里。

“嗨，丽兹[②]。”他向我打招呼。

塞格尤仁波切站在父亲一旁。最近几次我过来时，他总在这里。塞格尤仁波切是巴西人，个子不高，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是个佛教徒，声音刺耳，用一件褐色僧袍裹着圆滚滚的肚子。我们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

① Hasui Kawase（1883—1957年），日本近现代版画巨匠，是日本“新版画运动”复兴的领军人物，一生共创作了六百余幅版画，被誉为近代风景版画第一人。——译者注，若无特殊说明，全书下同。

② 丽莎的昵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而是叫他“仁波切”。现在，一些西方国家——比如巴西等地——也有藏传佛教的信徒了。然而在我眼里，他身上并没有神圣的感觉——他既不孤高冷傲，也不神秘。在我们近处，是一个嗡嗡作响的黑色帆布包，里面是营养液、马达和泵，一根管子从里面伸出来，探进父亲盖着的被子里。

“来，握住他的脚，”仁波切一边双手握住父亲的一只脚，一边对我说道，“就像这样。”

我不知道，“握脚”是为了父亲，还是为了我？还是两者皆有？

“好。”说着，我握起父亲的另一只穿着厚袜子的脚。我看着父亲的脸——尽管这样说很奇怪——当他感到疼或要生气时，脸就会抽搐，可在旁人看来，却像是他准备笑。

“真舒服。”父亲一边闭着眼睛一边说道。我瞥了一眼他身旁的柜子以及房间另一端的书架，看看还有没有我想要的东西，尽管我知道自己肯定不敢当着他的面偷东西。

父亲睡着了。我在房子里闲转，也不知要找什么。客厅里，一位护士双手扶膝而坐，随时听候父亲的差遣。房子里鸦雀无声。屋里的砖墙上涂着白漆，涟漪样的波纹仿佛酥心糖一般。陶色的地板上，有几处被阳光晒到和人的体温接近，除此之外，脚感一概是冷冰冰的。

厨房旁边是一个淋浴卫生间，里面的橱柜原本放着一部破旧的《薄伽梵歌》[①]，我在那里找到了一瓶昂贵的玫瑰喷雾。我把卫生间的门关上，灯也关上，然后坐在马桶上，把玫瑰喷雾朝半空中喷了几下，闭上了眼睛。喷雾落在我的身上，带着一种凉丝丝的圣洁的感觉，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森林里，或是年代久远的石头教堂中。

① 印度重要的宗教圣典。

橱柜里还有一管唇膏，管身银色，一头是刷子，另一头是旋钮，扭动旋钮，液体的唇膏就会挤进刷子里。这个好东西我可得拿走。我把唇膏塞进兜里，要把它带到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公寓里去。我和男友在那里同居。我知道，同时也很确信，这管唇膏会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完整。我躲着父亲家里的管家、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我的继母，既是害怕偷东西时被他们逮到，也是害怕跟他们迎面打招呼时的那种尴尬。在阴暗的卫生间里喷玫瑰喷雾时，我在落下的雾气中感受到了自己的轮廓，这让我感觉自己不再像一个隐形人。探望病重的父亲对我来说，已逐渐成为一种负担，让我很是困扰和厌烦。

去年，每过两个月，我就会在周末过来看看他。

我已对电影中那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和解结局不抱任何希望，但我还是坚持来看他。

即便不来，我也会在纽约到处见到他。在一家电影院里，我看见“他”在看电影，从脖子到下巴再到颧骨，一模一样；冬天，我沿着哈得逊河跑步，看见“他”坐在长椅上，望着码头停靠的船只；我坐地铁去上班，看见“他”穿过人群走上月台……瘦削的身材、橄榄色的皮肤、修长的手指、细细的手腕、一脸胡茬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跟他一模一样。每一次见到“他”，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想走近仔细看一看，即便我知道——其实他人在加州，正卧病在床。

此前数年，我们父女二人几乎没有联系，我却到处都能见到他的照片。每次看到他的照片，我都会心中一紧，那感觉就像无意间瞥见镜中有人，继而发现那其实是自己。他的照片到处都是，不论我身处哪个城市，都能在报纸、杂志、屏幕上看到他凝视的样子。每次，我都会暗自想道：“真的，这是我父亲，但外人不知道。”

离开之前，我又去卫生间里喷了一次玫瑰喷雾。喷雾是天然的成分，也就是说，几分钟之后，它的玫瑰香味就会变淡，继而会变得跟沼泽地一样臭烘烘的，不过我当时不知道会这样。

当我再次走进父亲的卧室时，他已经站起来了——他一只手托着腿，另一只手推着床头板，借力坐起，然后用双手把腿搬下床沿，站起身来。我跟他拥抱告别，触手之处，是他的脊椎和肋骨。他的身上有股霉味，似乎是服药后排汗的味道。

“我回头再来看你。”我说道。

我松开他，转头向外走去。

“丽兹？”

“啊？”

“你身上有一股厕所味。”

目　录

楔　子 …… 1

第一章　嬉皮士

搬　家 …… 002
“我是你爸爸” …… 006
和母亲相依为命 …… 013
幼儿园记忆 …… 026
买颜料 …… 029
埃伦一家 …… 031
“树枝艺术家” …… 036

第二章　生命线

学画画 …… 040
父亲依然没有来 …… 044
黛　比 …… 048
妈妈的小时候 …… 052
失落的母亲 …… 054
罗　恩 …… 060

第三章　动身吧

到此为止 …… 066
“嗨！史蒂夫” …… 067
蒙娜·辛普森 …… 072

拍 照 …… 076
我的父亲是乔布斯 …… 079
“准备好回家了吗？” …… 085
和父亲在一起 …… 095
同在屋檐下 …… 099
安全感 …… 104

第四章 小不点儿

父亲的早年故事 …… 112
滑旱冰 …… 117
伊 兰 …… 124
衬线字体和表妹萨拉 …… 129
缇 娜 …… 133
“我担心史蒂夫” …… 141
NeXT 发布会 …… 152
叛逆期 …… 156
初 吻 …… 164

第五章 逃 离

父亲有了新女友 …… 170
我要上大学吗？ …… 175
家长会 …… 177
劳伦娜 …… 185
纽约的新家 …… 188
“你真缺心眼” …… 191

父亲结婚了 …… 195
劳伦娜怀孕了 …… 199
“我不想再这样了” …… 201
日本之行 …… 209
弟弟里德 …… 216
搬去跟父亲一起生活 …… 217

第六章 小王国

和母亲分离 …… 222
改 名 …… 226
父亲的推荐信 …… 234
竞选年级主席 …… 238
转 学 …… 241
格格不入的我 …… 245
不欢而散 …… 249
缺失的父爱 …… 252
“那台电脑是以丽莎命名的吧？” …… 260
照看弟弟 …… 262
我偷了父亲的钱 …… 265
回到母亲家 …… 268
灰姑娘 …… 272
晚安，丽莎 …… 275

第七章 特 长

辩论赛 …… 28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们俩很像 …… 283
夏威夷之旅 …… 287
心理辅导 …… 296
“相信直觉” …… 300
母亲的作品 …… 302
和父亲谈判 …… 304

第八章 飞 翔

约 什 …… 308
我恋爱了 …… 312
面试哈佛 …… 315

第九章 尾 声

“爸爸，对不起” …… 326
道貌岸然 …… 332
退学危机 …… 334
毕业典礼 …… 338
Lisa……那台电脑 …… 340
探 病 …… 342
丽莎，对不起 …… 344
父亲去世后 …… 354

致 谢 …… 359

第一章　嬉皮士

搬家

到我 7 岁时，母亲已经带着我搬过十三次家。

有的是母亲某个朋友的卧室，有的是某个临时的转租房，反正我们俩住的都不是正儿八经租来的房子。我们最后住的那个地方，不知什么人不打招呼就把冰箱卖掉了，所以我们再也住不下去了。第二天，母亲给父亲打电话要钱，父亲随后把每个月的子女抚养费增加了 200 美元。接着，我和母亲搬到了帕洛阿尔托[①]强宁大道（Channing Avenue）一栋房子后面的小楼的一楼公寓里。这是母亲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租房。对我们母女而言，这个新住所刚刚好。

公寓前面的房子，是深褐色的手工风格。草坪已好景不在，地上覆盖着乱生的藤萝，藤萝上面满是灰尘，两棵矮栎弯着树干，几乎要触到地面。藤萝和矮栎之间挂满了蛛网，蛛网上沾着花粉，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从大道上，看不到房子后面的公寓楼。

① Palo Alto，美国旧金山附近的城市。

在帕洛阿尔托之前，我们先后在附近的几个城市生活过：门洛帕克（Menlo Park）、洛斯阿尔托斯（Los Altos）、波托拉谷（Portola Valley），但帕洛阿尔托才是我们真正称为“家”的地方。

这里的土壤是黑色的湿土，散发着香气；石头下面，有红色的小虫子、灰粉色的蠕虫、细长的蜈蚣……还有蓝灰色的潮虫，一碰就蜷起身子，像个甲壳球一样。这里空气潮湿，弥漫着桉树味、阳光下热土的味道、新割的草坪味。铁路将小城一分为二，斯坦福大学就在铁路旁边。校园里是一条大路，路旁有两排棕榈树，路的尽头是一个草绿色的金边拱顶教堂。

搬家那天，母亲把车停好，接着把东西搬进屋里：炊具、一个蒲团、一把摇椅、灯、书等。“游牧民族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就是这个原因。”母亲说道，她搬着一个盒子走进门来，头发蓬松，手上有些白点——那是画布的白色底漆，“他们从不在一个地方久留，建不出能长久使用的房子。”

客厅里有一扇玻璃推拉门，门外是一个小露台。露台下面，是一块覆盖着干草和苔藓的土地，地上有一棵苗条的矮栎、一棵同样苗条的无花果树，还有一排竹子。母亲说：“竹子一旦扎了根，就很难根除了。”

东西搬完，母亲双手叉腰站了一会儿。我们俩把房子内外看了一遍：东西都搬进来了，可还是显得很空。

第二天，母亲给父亲的办公室打电话，找他帮忙。

“伊莱恩（Elaine）明天把货车开过来，我们一起去你爸爸那里，搬个沙发回来。”几天之后，母亲对我说道。父亲当时住在蒙堤圣利诺（Monte Sereno）的萨拉托加（Saratoga）附近，那里是郊区，距离我们现在的住处有一个小时的车程。那时，我尚未见过他的房子，也没听说

过他生活的城市。我只见过他寥寥数次。

母亲说那天给父亲打电话，他答应把一个多余的沙发送给我们。但母亲知道，如果我们不尽快把沙发搬回来，父亲就会把沙发扔掉或反悔。更何况，伊莱恩的货车也不是能随叫随到的。

那时，我正上小学一年级，跟伊莱恩的龙凤胎同班。伊莱恩比我母亲大一点儿，有一头蓬松的黑色鬈发，被光照到的时候，头上仿佛有光晕一样。母亲比伊莱恩年轻、敏感、聪明，但伊莱恩有丈夫、有自己的房子、有个完整的家，母亲却没有。母亲只有我，而我有两个职责：第一，保护好她，这样她才能把我保护好；第二，塑造她、磨炼她，这样她才能应对这个世界，就像拿砂纸给漆面抛光一样。

“左拐还是右拐？”一路上，伊莱恩总是在问。伊莱恩约好了去看医生，所以时间很紧。母亲有阅读障碍，但她说看地图没问题。她说地图就在脑子里，只要是去过的地方，就一定不会走错（即便需要数次尝试才能找对路），但我们还是常常迷路。

“左拐，”母亲指挥道，“不对，右拐。等等，好了，左拐。”

伊莱恩有些烦了，但母亲一点儿歉意都没有。她的样子，似乎是跟救命恩人也要平起平坐。

阳光照在我的腿上，犹如花边一样。空气潮湿，弥漫着刺鼻的月桂树和泥土的味道。

帕洛阿尔托四周的山丘都是地壳挤压而成，“我们这是在断层线上，”母亲说道，“要是现在闹地震，咱们就被埋了。”

我们找对了路，前面是树木掩映的私人车道，车道尽头是草坪。草坪是圆形的，刚迸出嫩芽，看上去很软。房子共有两层，山墙屋顶，木瓦白灰，玻璃长窗，光线充足，这是我画画时常画的那种房子。

我们按下门铃，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应门，母亲扭了扭门把手。

“锁着的。”她说道，“该死，他不会露面了。”

母亲绕着房子走了一圈，看看窗户和后门有没有开着。“都锁了！”她叫道。我倒是觉得这房子不一定是我父亲的。

这时，母亲走回前门处，抬头看了看框格窗。窗子太高了，够不到。“我爬上去试试。”说罢，她踩着洒水喷头登上排水管，双手抓住窗台，身子贴在墙上，又找到一处落脚点，攀了上去。

我和伊莱恩仰头看着。我吓坏了，怕她摔下来。

父亲本应在家等着我们，给我们开门，邀请我们进去。或许他还会让我们看看其他用不到的家具，让我们再来拉走。

然而事与愿违，事到如今，母亲像做贼一样爬进屋里。

“走吧，”我喊道，“咱们不该来的。”

“希望里面没装警报器。”母亲说道。

这时她够到了壁架。我屏住呼吸，等着警报器响起，但安静如常。母亲拨开窗户闩，支起窗户，一条腿探进窗户里，另一条腿跟着也进去了，片刻过后，她已从前门而出，站在了阳光下。

“进来吧！”她说道。我向门内看去：阳光反射在木地板上，很高的屋顶，冷清、空旷的空间。穿窗而入的阳光仿佛地板上的湖泊一般，各个房间则暗了一些，空气中有种淡淡的好闻的霉菌味和焚香味。那一刻，我跟父亲建立了联系（后来也是）。

母亲和伊莱恩一人抬着沙发的一头，出了前门，走下台阶。“不算重。”母亲说道。她让我站在一边。沙发表面是亚麻布，其边缘由酒椰叶纤维编成，靠垫是乳黄色的，上面有红、橙、蓝的贴布印花。此后很多年里，我喜欢拈起这些花瓣，试图把手指探进下面。

母亲和伊莱恩动作迅速而认真，好像带着怒气。母亲的一缕头发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